

西坝河的四季

陈剑萍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可能听说过“西坝河”这个地名。儿时,我家就住在这儿附近。一晃儿,我家搬到西坝河居住,已经十八年。

记得入住不久,我认识了一位在楼下闲坐的老人,聊天中说起家门口的西坝河,老人乐呵呵地讲起它的由来——说起西坝河,先得讲坝河。坝河又名阜通河。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为了解决元大都至通州间的漕运问题,在旧水道的基础上,拓建出一条运粮渠道阜通河。为了保证京城用水及解决通航问题,又在阜通河上建造了“阜通七坝”。当中,常庆坝以西、今天的坝河河道夏家园段,得名西坝河。可不要小瞧这条坝河,在元代是可以漕运的大运河的一部分。当年河上鼓满船帆,漕运码头上,到处是装卸货物的号子声、商贾小贩的叫卖声。只是到了清代后期,因水源不足、淤塞失修,这条河才逐渐失去了漕运功能……

我家距西坝河直线距离不足三百米,从楼上一眼望去,宽约三十米的清澈河道尽收眼底。家住西坝河边,可以欣赏到这条河一年四季不同的美。

回想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早晨,窗外的鸟鸣声入耳;拉开窗帘,只见喜鹊在小区的草坪上一跃,一下飞上了河边那棵老枣树的枝头。

我沿着河边散步。西坝河的河水涨了,原来是从上游尚家楼水闸的滚水坝放来了春水。随着气温升高,河里的水草精神抖擞地生长,有的竟长到两米长。

河边,槐花从树上掉落。小山坡上,一位大姐正在采槐花,她告诉我:“春天

的槐花不老,我们叫它槐米,清香极了,可以用来包包子、摊煎饼。”

不远处传来“隆隆隆”的声音。近前,见到一艘船,上面站着三名男子。其中一人站在船头操控螺旋桨,另两人各手握一把粗大的钢叉,用力挑起河里的水草,再反手将水草倒在船上。半个多小时过去,他们清理出十平方米左右的河道,船上也堆起了湿漉漉的水草垛。

满载水草的船,调转头向着北岸驶去。岸上有一架马达操控的起吊钢索架,有人负责挂钩起运,有人放下架子后整理水草,岸上、船上密切配合,水草上了岸。河道内的水草生长到一定程度后会断根脱落,需要及时打捞。“春天水暖,水草长得快,得经常清。我们每年清理河道,打捞水草,要从早春干到上冻。”师傅们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说。西坝河美,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

近年来,西坝河道两侧,栽种了不少具有较强抗污染性和修复性的树种,如银杏树等。岸边,还安装了太阳能发电的监测排污口的探头,每天定时有巡河人员。偶有污水排入河中,会在第一时间被发现。

眼下正是夏天,河边的枣树、桃树、杏树、柳树、槐树、银杏树……满树的绿叶,一片郁郁葱葱。

“奶奶,蜻蜓!”一个小男孩指着河边的山坡,一簇盛开的紫色喇叭花上落了一只绿蜻蜓。在河边散步的我,被小男孩的笑声一下子带回了童年——

那时北京的三环路还没有修。我和邻居家的小哥哥来到西坝河边玩耍,看见大人们扛着鱼竿,拎着小桶和马扎来

钓鱼。河中游动着小鱼小虾,河中间长满碧绿的荷叶。偶尔我会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荷花。当时的西坝河边还有大片菜地,比如现在我家所在的夏家园社区。出生在北京的作家叶广岑曾在文章中写道:“夏家园也是种菜的地界儿,夏家园的菜长得比太阳宫的好,这里离东、西坝河更近,是元代通大都的漕河,因水源丰富,土地更肥,所有的菜都很水灵。”

“爸爸,你小时候这里有鱼吗?”“有鱼,我还在这河里游过泳呢。”一名男子抄起捞鱼的小网兜,一下捞起了河里的鱼、虫。

“呱呱,呱呱”,岸边传来青蛙的叫声。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高一声低一声地学叫着,给这静谧的河边带来了几分欢乐。

微弱的月光下,我踏着河边的石台阶上行回家。路旁的草从里缓缓地鼓起一个小土包,我好奇地蹲下身仔细观察。一只小刺猬从土里钻出来,一骨碌滚出好远,在低洼处不动了。我没有打扰它,缓缓起身走远。

当时间走过夏天来到了秋天,西坝河又换上了另一套衣裳。立秋了,雷雨过后,蟋蟀鸣鸣。蟋蟀喜欢潮湿的环境。偶尔,我会在西坝河边遇到拿着玻璃罐或者小容器的人,蹑手蹑脚地扒开杂草,轻声模仿着蟋蟀的叫声。

风吹来,叶落了。两个小男孩捡起河边的杨树叶,用手摽掉主筋旁的叶子,再把它放进掌心搓揉着,然后两人交叉着拿起叶筋,玩起“拔根儿”比赛。我悄悄地停下脚步,专心地看着,小时候我和弟弟玩拔根儿的情景立时浮现在眼前。



我最早见识到围屋,是在小学校园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严严实实的围墙阻隔了外人的视线,将若干户人家的生活完整地包裹其中。偶尔,可看见若隐若现的炊烟,听到断断续续的鸡鸣狗吠声。听父亲说,那围墙是土夯的,极其厚实,曾经起着重要的防御作用。

长大后,缘于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我踏访过众多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围屋,最令我震撼的当数位于江西赣州龙南市关西镇新围村的关西新围。它以森严的壁垒、精美的结构、精湛的工艺和完备的功能,形成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

要在赣南寻觅围屋,最绕不开的就是龙南。龙南境内山脉众多,河流密织,大大小小的村落繁衍于山水之间。明清时期,龙南客家人以宗族为单位,在纵横交错的山坳之间建起围屋这一家园。在现存的六百余座赣南围屋中,龙南占了一半,并且以客家方形围屋最具代表性。

我来到关西新围的时候,恰逢初夏时节,水田里闪烁着粼粼波光。穿过广袤的田畴,关西新围就这样突兀地撞入眼帘。气势宏伟的整座围屋坐北朝南,方方正正。主体建筑五组排列,对称分置十八厅。站在围屋的中轴线上看,左右两边的面积、单元和构造完全对称。围屋内部,廊、墙、甬道相连,交通复杂,但序列分明。院落、天井、厅堂等,形成丰富的层次,分割出多样的空间。

走进关西新围,若没有向导的引领,很容易迷失方向。据围屋主人的后人介绍,这座围屋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历时二十九年才建成。漫步围屋,随处可见精美的雕刻艺术。正厅大门前是一対栩栩如生的石狮。大厅的石墩上,皆刻着匠心独运的图案或文字。厅堂偏院及厢房,则镶嵌有龙、虎、麒麟、凤凰等木雕,造型生动。

深入关西新围,不能不被它那周密的防御系统所震撼。围屋四周建有九米高、两米厚的坚固围墙。东西两座大门各有三层防御系统,门的外层镶嵌着厚厚的铁板。门后两侧,设计有五个巨大的凹槽。每当门户紧闭时,五根粗大的杠子横穿大门,嵌入凹槽,任千钧之力也无法撞开。门的上方还装有千斤闸门,闸门设计有滴水漏,可防火攻。

围屋四角,各建有一座十五米高的炮楼。射击孔均匀地分布在炮楼墙体中间,从孔内可以全方位观察外部环境。炮架与枪口平日常可做通风气窗,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还可与不远处的老围呼应。又有密布的水池、水井,保证围屋不受火灾之困。几百年过去,无论春夏秋冬,关西新围兀自岿然不动。

赣南的围屋大多与关西新围一样,既是家园,又是祠堂,也是堡垒。围屋内,房间众多,功能分明,生活设施齐全,同宗同脉的人聚居而成,形成

赣南的围屋

朝颜

一个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小社会。

近二十年来,曾经在围屋里繁衍生息的人们陆续搬离。如今,散落在赣南的围屋几乎都空了下来,正在一天天老去。如何守护这一建筑艺术的瑰宝、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成为人们需要思考的课题。

2012年11月,以龙南围屋为主体的赣南围屋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4年11月,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3月,赣州市通过了《赣南客家围屋保护条例》……一个个时间节点,描绘出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赣南围屋将以更为珍贵的方式继续存留于世。

若不是见到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传承人钟彦鹏,我还不知道,那座令人赞叹不已的关西新围,也经历过一番艰苦的修复。而修复人正是钟彦鹏和他的团队。

自十六岁开始学习传统木工技艺,钟彦鹏就一直在围屋修缮这一行当里摸爬滚打,迄今已有五十多年。他深深懂得围屋的珍贵和前人智慧的深邃,持守着一份文物修复的固执理念:围屋只能修旧如旧。一切,都来自师傅们一代代的手口相传。尺寸,不可更改;配方,要按照先人传下来的;材料、数据和比例,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力学原理、工艺讲究、工匠精神……就蕴含在这一项项传承中。

于是,当赣南围屋的大门重新向世人打开,今天的我们,依然能欣赏到沉淀了几百年的建筑和人文之美。龙南燕翼围、乌石围、西昌围,全南雅凤围、福星围,定南明远第围、车步虎形围……一座座围屋被精心修复后,或成为民俗博物馆,或作为旅游景点,或开发成乡村民宿,吸引着人们去聆听历史的悠远回声。

去赣南看围屋。总有一些事物,会在时间潜藏的变化之中,散发出恒久的光芒。

五莲的山水

李本亭

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

苏轼不仅留下了吟咏五莲山水的多首诗词,还题书“白鹤楼”,让九仙山白鹤楼得以名垂千古。时至今日,白鹤楼虽仅存遗址,但苏轼题刻历经沧桑仍保存完好。在九仙山东南麓丁家楼子村西的半山坡上,有一块长方形平整的磐石,巨石东侧竖刻“白鹤楼”三字。字遒劲有力,上款已剥蚀,下款为“熙宁九年九月轼”,“轼”字已模糊难以辨识。“白鹤楼”题刻,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也彰显出五莲厚重的历史文化。

白鹤楼始建于何年,已无从考证。但从苏轼题刻来推断,当建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以前。从遗存的建筑痕迹推断,当年的白鹤楼体量并不大,或为亭阁一类建筑。

在白鹤楼石刻上方石壁和北侧山洞卧石上,还有两处石刻,分别为“第一山”和“留月”。这两处石刻是否为苏轼手迹,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众多研究者和游人纷纷前来寻幽探秘。依托白鹤楼石刻等景观,昔日偏在一隅的丁家楼子村,如今也成为历史文化古村落和网红打卡地。

何其有幸,五莲的山水得到一代文豪的垂青。在五莲,不经意间,你就会与苏轼相遇。

当强劲的秋风骤起,银杏树的果实噼里啪啦地掉落。水色天光中,河边金黄色的银杏叶漫天飞舞,这是喜欢打卡摄影的人们的欢乐时刻。

冬天来了,河边的院子里飞舞着色彩缤纷的落叶。河水还没有上冻。西坝河里,几只野鸭仍在河中追逐,一会儿一个猛子扎入水下,一会儿又“嘎嘎嘎”地叫着;美丽的鸳鸯轻轻地游着,有时几乎一动不动;大白鹅悠悠地在水面划过。

雪花轻轻地飘落,河水一点点地封冻了。大雪飘洒在河边小山坡的草地上,为小草盖上了暖被。溜冰车的孩子和肩上扛着小冰车的大人欢快地走来了;玩“抽冰嘎”的孩子手里拿着冰嘎和抽鞭兴冲冲地跑来了;还有具备高超技巧的滑冰人,引起人们的喝彩……一晃儿,这些已经是记忆中的画面。

西坝河的四季风景变换,西坝河边也在发生着变化。去年年底,地铁17号线北段开通运营。西坝河地铁站距离西坝河河道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我特意跑去先乘为快。偌大的站台厅里,最醒目的是四幅巨大的天青色装饰墙。在柔和的灯光映衬下,墙上舒缓地“游动着”抽象的鱼群,几尾橘红色的鱼更如浮雕般充满质感。眼前所见,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家门口的西坝河。

杂记



《中国画《山塘如镜月光明》,作者刘知白,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间就锁定了千亩竹海、万壑茶园。那些竹子都是多年前从句容、宜兴等江南县市引进,如今已成为本地百姓的“绿色银行”。历经多年培育、更新,龙山周边的“中国名茶之乡”绵延二十公里,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绿杨春”叠翠万亩。几位“茶三代”传承人坚守一方水土,一心扑在制茶上。山间有茶舍,舍旁有竹林,户外绿篁摇曳,室内茶香弥漫。

年近六旬的马阿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退休后和十多位同好结伴进山拍摄野生鸟类。为了获得一张红嘴蓝雀的正面照,他们通常要蹲守多日,但为了不让鸟儿受到惊扰,他们心甘情愿藏身野荆密林。人的善意,鸟儿也懂;环境宜居,鸟儿最知。如今,马阿姨在这里拍摄到的鸟类已由十年前不到二十种,增加到现在的四十多种。

龙山的自然高度并不高,但龙山却在一天天“生长”。一桥飞架南北,交通的便捷,与江南地区距离的拉近,让江北的龙山不断蓄积着振飞的能量。曾经的矿区在新时代里确立了更高的定位:聚力打造锈带工业文创区、3A级旅游景区、南京仪征大学生创业园区、龙山生态新城……在这里,每一株草木、每一滴水珠、每一张年轻的面孔,都在响应龙山的呼唤:向上,向上,再向上。

有一个池子,池水澄清,正是从山根儿的泉眼流来。池子里放养着鱼,十分鲜活。

农家乐与江边隔一条国道。这一段是去往长白山南坡的直通道,每天车辆往来不断,游人不绝。途中,下车来吃饭的人自然不少。更何况,道下江边的

“那为啥不请厨师呢?”“请不起。就这么个小馆子,挣点钱都给厨师开工资了。”为了节省开支,一家人齐上阵。两个儿子上灶练手艺,儿媳管账、当服务员,两位老人打下手。菜择完了。老人端到儿媳那边,顺

远方客人留下来

尚书华

风景也很吸引人。

“您家饭馆生意可真好好!”看着一家人忙个不停,我感叹。

“刚开始那会儿不行。两个儿子当厨师上灶,都没学过厨艺,做出的饭菜没滋没味,别谈顾客,自己家人都不愿吃。”老人接过话茬,“我说这怎么行?照这样下去,用不上仨月就得关门。”

手又拎过几头蒜剥起来。

“其实,咱就是借了这条国道的光。游客在这儿歇个脚,一是顺便看一眼这儿的景色,二是想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所以咱家的饭菜就得做得地道。”

为了用地道的农家饭留住远方的客人,他家的“厨师”没少下功夫琢磨。本地鲜鱼、本地散养鸡、本地鸡蛋、山野菜、

遇见